

学林

← (上接 13 版)

渥洼池自汉代以来就是水草丰茂的地方，现在可以称作沙漠中的绿洲。

从这渥洼池地名，我们联想英文的绿洲，不就是 oasis 吗？读起来就是“渥洼 sis”，从牛津英文词典查出它的语源是希腊语。这渥洼池和希腊有什么关系呢？

在此我们回到大月支人西迁中亚的历史来看，大月支人西迁到中亚是在公元前 2 世纪初，那时希腊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在公元前 4 世纪晚期占领了那里，他们实行彻底而坚定的希腊化政策，包括着力推行希腊语。那大月支人把汗血马交给汉朝使节时，讲的应该就是希腊语。我们可以联想，大月支人在提供汗血马的时候，会特意给汉朝使节交代，应该在 oasis 这样有水草的地方驯养汗血马。中国人翻译的习惯，音译词通常和汉语词一样也是两个音节，也就是“渥洼”，不加“sis”，然后加上地形类别名称的“池”字，这就成了“渥洼池”了。这就像现在称呼“鄱阳湖”、“洞庭湖”一样。之所以这样推测，大月支人之所以这样特意关照交代，那是因为这些马的成活，以及训练成为战马，关系着还留在河西走廊原地的月支人的生死存亡。至于 oasis 这个词，现在按英汉词典都是翻译成绿洲。

渥洼池的名字在汉代就有了，古代文献有记载，天马生在敦煌寿昌城南的渥洼水。天马就是汗血马被神化了。

《汉书·武帝纪》中记载：天马生于渥洼水，天马流出红色汗水，口吐赭色唾液。敦煌发现的写本《寿昌县地境》也记载：寿昌海出县南十里，方圆一里，即渥洼水也，得天马之所。

由此可见，把渥洼池和天马以神话联系起来，在汉代就已经有了，这就把汉武帝、天马和后续的荡平匈奴的战事都神圣化了。此外还可注意一些记载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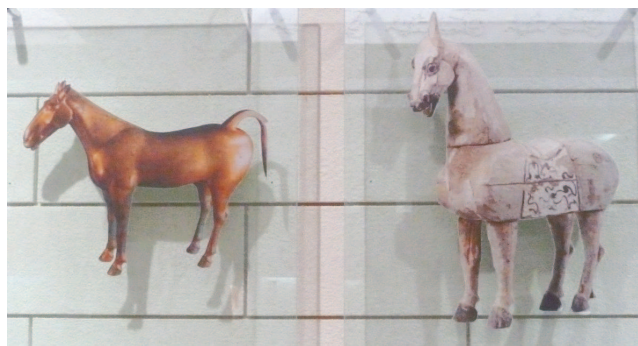
《汉书·武帝纪》李斐注曰：“南阳新野有暴利长，屯田敦煌界，数于此水旁见群野马中有奇者，与凡马异，来饮此水。利长收得其马，献之，欲神异此马，云从水中出。”

《汉书·武帝纪》载：“（元鼎四年）六月，秋，马生渥洼水，作《宝鼎》、《天马》之歌。”《天马》之歌中云：“太乙贡今天马下，沾赤汗兮沫流赭。”汉武帝认为此马是天帝赐予的天马降到人间。

汗血马还被称为西极马，说明来自中亚。

后来的历史进程诸如：驱赶匈奴，首置河西武威、张掖、酒泉和敦煌四郡等等，在史书中都有记载，这里就不再一一叙述。

第三，铜奔马的动态形象空前绝后，这形象是大月支人



图一：左为乌孙铜马，陕西咸阳卫青墓出土；右为彩绘大宛木马，武威出土



图二：俄罗斯巴泽雷克墓实体中亚矮种马复原图



图三：玻璃杯彩画骑兵攻战图，阿富汗伯格拉姆出土



图四：用于制作花神银器的石膏模型，阿富汗伯格拉姆出土

多年后在中亚强大后提供的

铜奔马的动态形象空前绝后，在我国，此前没有过这种马的形象，后来也再没有延续。那会不会有外来来源呢？现在试着与国外同一时期的相关事物比照，看有什么线索。

先从联系最密切的贵霜大

月氏人那里寻找。当初大月支人在中亚继承希腊的先进文化和政治制度，建立了大夏国，后来大月支人向南扩张，占领现在的阿富汗北部。再向南扩张，到公元 1 世纪时，到达现在的阿富汗全境，直到现在的巴基斯坦北部和印度西北部，建立

了强大的贵霜帝国，横断了中亚从北到南的广大地域。这时在地中海北部和东部沿岸已经是罗马帝国，贵霜大月支人像过去在希腊化国家时期一样，继续接纳罗马帝国的文化。

上世纪 30 年代时，在阿富汗东南部伯格拉姆、即古代贵霜的中心地方，发掘出一处贵霜大月支人保存贵重珍品的地下库房，出土了那个时期的多种物品，都是高档的实用品和艺术品，有的是一二世纪地中海沿岸罗马帝国制造的，有的是贵霜当地制造的。这里举其中一件玻璃杯上有彩绘的骑兵攻战图。杯上画着骑兵和步兵作战的场面，上面有许多士兵和四匹战马的动态，战马有不同的姿势和动态，动作幅度很大，看上去很灵活（图三）。

由这幅图画看出，贵霜大月支人能够把骑兵步兵攻战图做得这么出色，那么武威铜奔马这样的动态形象应该就是这些战马形象的再现。而这过程和下面讲到的把佛教传到河西走廊是交织在一起的。

从保存的多种高档物品来看，贵霜大月支人当时已经可以制作罗马帝国正在使用的各种高档物品，我们举出一件石膏圆盘像作为例证，这是当时用来制作银盘的石膏模型（图四），这和罗马帝国地中海东岸发掘出的古代实物没有什么差别。

这些都是贵霜的大月支人



图五：白灰膏佛塑像，阿富汗东南部出土



图六：佛生平事迹雕塑，巴基斯坦北部出土



图八：杂木寺的說法手勢坐佛像，座下有兩匹馬



图七：残存的贴壁坐佛泥塑浮雕像



图九：犍陀罗贵霜大月氏人坐佛像